

DAISY MILLER

黛絲·密勒

by Henry James

方馨 译

亨利 詹姆斯



687

中英对照



黛 絲 · 密 勒

中
英
對
照

DAISY MILLER

三冠大酒店

在瑞士的一個小城——費維，有一家特別舒適的旅館。事實上，費維根本就有許多家旅館，因為這是一個專靠旅業以維持繁榮的名勝區。許多到過瑞士的遊客都會記得，費維在一個藍得非常可愛的湖邊上——這湖是每個遊客總要一遊的地方。湖岸一帶有各式各樣的旅舍，櫛比鱗次，排列成行。從最新型的「大酒店」（屋前粉飾得雪白一片，凸出成百個小洋台，屋頂上飄揚着十幾面旗幟）到舊式的瑞士式小公寓（公寓的名字漆在粉紅或黃色的牆上，字體畧帶德國風味，花園的一角築着簡陋的涼亭）都應有盡有。但是費維的許多旅館中，有一家却特別出名，甚至可以說睥睨同業，因為和附近那些有暴發戶氣息的旅館相形之下，這一家既豪華舒適，又有悠久的歷史；它簡直洋溢着一種高貴和成熟的美。每年六月間，總有無數美國遊客從各處湧到這裏來消暑。這時費維就會呈現出某些美國避暑勝地的特色。那裏所見所聞的一切，時常給人一個印象，彷彿大家又回到了美國的紐坡特或薩拉拓加。裝束入時的姑娘們腳步輕盈地在人叢中穿來穿去，細布製成的衣裙碎縷有聲；夜深還響着的興奮的舞曲；一天到晚都聽得見的高音嗓子……這

些在三冠大酒店常有的景象，總使人想起海洋大廈或國會飯店來。可是我還要附帶聲明一下，除了上述的情形之外，三冠大酒店還有些迥然不同的特點：那裏有許多衣履整潔的侍者，看來活像公使館裏的秘書；俄羅斯皇室女眷，坐在園裏休憩；波蘭小男孩，攙着教師的手，在園中散步。從酒店眺望遠處，可以看得見丹特·杜·米地山上陽光絢爛的山頂，還有希龍古堡那些富於畫趣的樓塔。

兩三年前，有一個美國青年獨自坐在三冠大酒店的花園裏，懶洋洋地看着上述的一些悅目的景色。我不知道他心裏認為這些景象究竟像還是不像他在祖國所見的。那是一個晴朗的夏日早晨。可是不管他怎樣想，我猜他一定覺得週圍的一切都非常迷人。他一向住在日內瓦，前一天才乘了小汽船到費維來探望他的姑母。這姑母就住在三冠大酒店。但是這天她頭痛得很厲害——她似乎三朝兩日總在頭痛——所以自己關在房裏，嗅着樟腦以減少痛苦，而這姪子就隨意在外面閒蕩。他名叫溫德朋，年約二十七歲。當他的朋友提到他時，他們總是說他在日內瓦「讀書」；而他的仇人提到他時，他們却說——不過，事實上他並沒有什麼仇人。他人緣極好，大家都喜歡他。我意思說，有些人提到他時，總堅持他之所以長期滯留在日內瓦是

因爲捨不得那裏的一個外國女人——一位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。很少美國人——恐怕根本沒有一個美國人——看見過這女人，不過大家都聽見過各種關於她的流言蜚語。實際上，溫德朋的確對這個作爲卡爾文教派(註)發祥地的城市懷着根深蒂固的好感。他從小在那裏讀書，一直讀到大學。在這情形之下，他自然結識了不少當地的人士。有許多他幼年時期的朋友到現在還同他保持着親密的友誼。這一點是他每一念及，總深爲得意的。

溫德朋敲過他姑母的房門，知道她身體不適後，就獨自到外面的街道上去逛了一會，然後回來吃早餐。這時他已經吃完早餐，不過還坐在園中的一張小桌旁邊喝咖啡。這一小杯咖啡是一個參贊模樣的侍者替他送來的。他喝掉了最後一口咖啡，才開始悠閒地抽煙。過了一會，小徑上出現了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。這孩子身材雖然畧嫌矮小，面目却有點像個大人：臉色蒼白，輪廓細緻而清楚。他穿着膨起的燈籠褲，細瘦的腿上裹着紅襪子，胸前還垂着一條鮮艷奪目的大紅領帶。他手裏拿着一根很長的登山杖。他一路走着，一路把長杖的尖端插到任何碰得着的東西上——包括園裏的花壇，椅子，和女人的長裙。他走到溫德朋面前時，忽然停下脚步，用一雙明亮而銳利

【註】卡爾文爲十六世紀法國宗教改革家，曾在日內瓦居留多時。

的小眼睛，骨碌骨碌地盯着他看。

「給我一塊方糖，好不好？」他輕輕地嘎聲問道。這聲音是生硬的，可是聽上去並不像年青人的喉嚨。

溫德朋回頭看了看小桌上的茶具，瞥見糖罐裏面還剩着幾塊方糖。「好，你就拿一塊吧。」他回答。「不過我想小孩子最好不要多吃糖。」

那男孩子走近前來，小心地選了三塊他所垂涎的食物。他匆匆把兩塊藏在褲袋裏，然後以同樣的速率把其餘一塊塞到另一個地方去。接着他把那登山杖當長矛似的往溫德朋的椅子上戳過去，一面開始格格作響地嚼着那塊方糖。

「噢，見鬼，那麼硬！」他用一種特別的口音高聲喊起來。

一聽這口音，溫德朋立刻知道這孩子大概也是美國人，「小心別咬壞了你的牙齒，」他用長者的口吻警告他。

「沒關係，我根本沒有什麼牙齒。全掉了。只剩七顆。昨天晚上母親替我數過，那知道剛數完又掉了一顆。她說我的牙齒再掉下去，她要打我了。我自己也沒有辦法。都是這倒霉的歐洲不好。這種天氣叫人掉牙齒。在美國時候還好好的。都是這些旅館不好。」

溫德朋聽得很有趣。「倘使你吃了這三塊方糖，你母親一定更要打你。」他說。

「那她就應該給我點糖菓吃。」對方答道。「在這裏，我從來吃不到糖菓——美國糖菓。美國糖是全出界最好的糖菓。」

「告訴我，美國男孩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男孩？」溫德朋問他。

「那我可不知道。我自己是個美國男孩。」

「我早已看出你是個最好的男孩！」溫德朋笑起來。

「你是美國人嗎？」那活潑的孩子反問他。在溫德朋承認自己的國籍後，他連忙接下去，「美國男人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！」

溫德朋向他道謝，說：「承蒙你看得起。」於是孩子把兩腿跨在登山杖上當馬騎，眼睛往四處張望着，同時用力咬策二塊方糖。溫德朋對這小朋友，不禁想，「我小時候也是這樣的嗎？」因為當年他從美國搬到歐洲來時，也不過這個年紀。

「我姐姐來了！」一會兒，孩子嚷起來。「她是個美國女人。」

溫德朋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女正從小徑上施施然走來。「美

國女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。」他笑盈盈地對小朋友說。

「我姐姐才不算好！」孩子大聲怨道。「她成天罵我。」

「我想一定是你不對，不能怪她。」溫德朋說。這時那位小姐已經走近他們身邊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細布衣裳，上面有無數褶襖，還釘着許多淺色的小綴結。她沒有戴帽子，可是手裏撐着一把考究的大傘，邊上點綴着一大圈繡花綉邊。她長得非常之美，艷光四射。「美國姑娘可真漂亮！」溫德朋心裏想着，一面連忙挺直腰背，好像預備起立的樣子。

少女在他椅子面前停上來，站在花園的欄杆旁邊，俯視下面的湖水。孩子却忙着把登山杖當作撐竿，支着它在沙地上跳上跳下，踢得沙泥四濺。

「蘭道夫，」少女忍不住說，「你在幹什麼呀？」

「我在攀登阿爾卑斯山，」蘭道夫答道。「就這樣上去！」他又跳起來，以致脚下的碎石直飛到溫德朋的耳邊。

「那是下山的姿勢。」溫德朋湊趣着說。

「他是個美國人！」蘭道夫生硬的聲音又響了起來。

少女並不理會他的話，目光仍舊直瞪瞪地對着她的弟弟。

「你還是安靜一會好。」她簡括地說。

這一來，溫德朋倒覺得好像有人替他們介紹過了。於是他

站起來，慢慢地走到少女跟前，隨手把烟蒂丟掉。「這孩子已經向我談了一會。」他客氣地說。他知道得很清楚，在日內瓦那種地方，除非經過正式介紹，否則一個青年男子是絕對不可以冒昧同陌生少女攀談的。但是這裏是費維。還有比這更理想的環境嗎？——在花園裏，一個美貌的美國女郎自己走到你面前來。不過這美貌的女郎聽見溫德朋的話後，只瞟了他一眼，又轉過頭去欣賞欄外的湖光山色。他有點懷疑自己的舉動是否太輕率魯莽，以致唐突了佳人；可是事已至此，他却寧可再接再厲，不願半途而廢。他正在暗忖如何另找話題時，少女又回頭看那孩子。

「你且告訴我，這根竿子是那裏弄來的？」她說。

「我自己買的。」蘭道夫回答她。

「難道你預備把這東西也帶到意大利去？」

「當然囉，我要把它帶到意大利去。」孩子肯定地宣佈。

少女低頭看看自己的衣裳，用手摩平了一兩個綴結，又繼續賞玩眼前的景色。「你還是把這竿子留下來的好的。」須臾，她加了這麼一句。

「你們還要到意大利去？」溫德朋必恭必敬地問她。

少女再瞟了他一眼。「是的，先生。」她漫應了一聲，又

沉默着。

「你們是不是……打算從辛浦朗山那邊去？」溫德朋稍爲有點窘困地追問下去。

我也不大清楚，」她說，「大概總是個什麼山吧。喂，蘭道夫，我們預備從那一座山過去？」

「到那裏去？」孩子問。

「意大利。」溫德朋插嘴解釋。

「不知道。」蘭道夫說。「我根本想不到意大利去。我情願回美國。」

「啊，意大利是個很可愛的地方！」那青年告訴他。

「那邊買得到糖菓嗎？」蘭道夫高聲問道。

「最好沒有得買，」他姐姐忙說。「我怕你吃得太多。母親也這麼說。」

「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吃糖——足足有一百個星期了！」他嚷着，一面還在蹦跳。

少女重新低頭察看衣服上的褶襠，又掠平了幾個緞結。過了好一會，溫德朋才試着同她說說當地的風景。他的態度逐漸變得自然起來，不像先前那麼窘，因爲他發現對方很落落大方，一點也沒有窘態。她那種令人心醉的臉色始終沒有改變；

很明顯的，她既不生氣，也不慌亂。假如他說話時她的眼睛常常朝別處看，好像不留心聽他在講什麼，那是因為她習慣如此，並不是故意不理睬他。然而他繼續說下去，一面指出些她不熟悉的景緻給她看時，她也會頻頻向他投以幾瞥。他覺得她的眼色是坦白開朗的，絲毫沒有一般女孩子的忸怩之態。但是這種表情又不能算輕浮，因為她的眼神很誠懇，而且充滿了朝氣。那是一雙明艷照人的眼睛。溫德朋已經好多時候沒有看見這樣的美人胎子。她的膚色，鼻子，耳朵，牙齒……沒有一樣不好看。他天生是女性美的崇拜者，而且又喜歡觀察和分析各種不同的美，這時秀色當前，當然不會錯過機會。結果他發現這位小姐有下列幾個特點：她的容貌雖然俏麗，但是却不能說韻味無窮。那是一張線條纖細的臉，可是溫德朋總覺得它不夠精緻完美——雖則他並不真正以此為憾。他還有個印象，覺得蘭道夫的姐姐也許不怎樣溫婉嫺雅；至少她個性很強，主意很大。然而這明朗、甜淨、缺乏深度的臉上却沒有一點譏嘲或諷刺的神氣。接着他發現她原來也很愛說話。她告訴他，他們——指她和她母親和蘭道夫——預備到羅馬去過冬天，還問他，「你真的是美國人嗎？我覺得你一點不像美國人，倒有點像——」她遲疑了一下，「像德國人，尤其你講話的時候。」

溫德朋聽了，不禁莞爾而笑。他說他總算認識幾個學會一口純粹美國口音的德國人，可是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遇到過一個能操純正德語的美國人。然後他問她要不要到他剛才坐過的那張長椅上去歇歇腳。她却表示情願站着走來走去。但是嘴裏儘管這樣說，過一會她還是坐了下來。她又說，「我們是從紐約州來的——要是你知道紐約州在那裏的話。」後來溫德朋把她那頑皮的小弟弟硬拉過來，要他在他們旁邊耽幾分鐘，又知道了一些關於她的事。

「小朋友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。

「蘭道夫·西·密勒。」孩子機靈地說。「我還可以告訴你她的名字。」他用登山杖指着自己的姐姐。

「等人家先問你還來得及吧！」她設法制止他，可是態度仍舊很安詳。

「我很願意知道小姐的芳名。」溫德朋忙說。

「她叫黛絲·密勒！」孩子急不及待地喊出來。「不過那不是她的真名字；她的名片上不寫這個名字。」

「可惜你身邊沒有帶着我的名片！」密勒小姐搶白他。

「她的真名字是安妮·披·密勒。」孩子接下去說。

「那麼你倒問問他叫什麼名字。」他姐姐意指溫德朋。

可是蘭道夫似乎對這一點毫無興趣；他只繼續說些關於自己家人的事。「我爸爸叫伊士拉·皮·密勒，」他告訴溫德朋，「我爸爸不在歐洲；他在一個比歐洲還要好的地方。」

起先溫德朋以為這是大人教他的話，意思說他的父親已到「極樂世界」去了。但是蘭道夫隨即說下去，「我爸爸在斯基涅克塔狄（註）。他是個大實業家。我爸爸很有錢，真的！」

「算啦！」密勒小姐叫起來，一面把手裏的傘放下來，看看那一圈繡花綉邊。後來溫德朋一鬆手，小孩就一溜烟似的跑掉，拖着那根登山杖，在小徑的盡頭消失了。「他一點不喜歡歐洲。」少女說。「他只想回去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回到斯基涅克塔狄去？」

「對了，他恨不得馬上回家。他在這裏很冷靜，沒有小朋友同他玩。旅館裏倒有一個男孩子，不過他總跟着他的教師；他們不許他玩耍。」

「母親很想找個教師跟我們一起旅行。有一位太太同她提起過一個很好的教師；這位太太是美國人——說不定你也認識她——她叫山德斯太太。我記得她好像是從波士頓來的。她講起這位教師。我們很想請他陪着我們一起旅行。可是蘭道夫說他不要一個教師跟着我們走。他說他不願意在火車上唸書。說

【註】斯基涅克塔狄（Schenectady）在紐約州東部。

起來，我們倒真是一半時候在火車上。還有一個英國女人，是我們在火車上結識的，她的名字好像叫費德斯東小姐；或許你也認識她。她問我為什麼不自己教蘭道夫唸書——她所用的字眼是；「自己教導他」。不過說實話，我恐怕他反而要倒過頭來教導我呢。他知道的东西實在不少，他很聰明。」

「是喲，」溫德朋說，「他好像很聰明。」

「母親說我們一到意大利，就要替他找個教師。你想意大利會有好的教師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非常好的都有。」

「再不然，她就把他送到學校裏去。他真應該好好地唸點書。他今年才九歲。大起來還要進大學。」密勒小姐就這樣無拘無束地同他閒話家常，扯到各種話題上去。她坐在那裏，一雙戴着晶瑩奪目的寶石戒指的纖手，合攏着擱在膝上；一對俊俏的眸子，一會兒望着溫德朋，一會兒看看花園，看看行人，看看遠處的美景。她和溫德朋簡直一見如故，使他覺得十分愉快。他已經好些年沒有聽見一個少女同他說這麼許多的話。你甚至可以說這個自己走來坐在他身邊的陌生女郎，話盒子一打開就沒有完似的。她表面上很恬靜，坐在椅上，姿態又美妙又端莊，可是她的眼睛和嘴唇却一直在動個不停。她的嬌聲細語

非常之悅耳，口吻也親切可人。她詳詳細細地稟述他們一家人在歐洲的動態和計劃，還把他們住過的旅館名字一一列舉出來。「有一次費德斯東小姐問我，美國的人是不是也成天住旅館。我就告訴她，在我們到歐洲來之前，我一生一世也沒有看見過這麼許多旅館。——這兒到處是旅館。」可是密勒小姐發表這種議論的時候，一點沒有表示不屑之意；她似乎對一切都萬分滿意。她還說，只要一旦習慣之後，歐洲的旅館全是很舒適的。總之，歐洲是個異常值得留戀的地方。她不感失望——一點不！也許那是因為她沒有來之前，早已聽見過不少推崇歐洲的話，預先造成了極好的印象。她有許多要好的朋友都到歐洲來過不知道多少趟了。此外，她又有過那麼許多從巴黎運去的衣物。每次她穿上一件巴黎製的衣服，她總覺得自己好像到了歐洲。

「那簡直像戴上了一頂『如願帽』(註)，」溫德朋說。

「是呀，」密勒小姐不會把這個比喻細加研究就接下去說，「一穿那種衣服，我總恨不得立刻到歐洲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要是只爲了選購衣服的話，我倒犯不着費那個心，因為現在我確實知道，最美麗的新裝總是先運到美國去的，這裏只剩下些不堪入目的次貨。唯一使我不滿的是，」她繼續說，「這裏的

【註】「如願帽」(Wishing Cap)據說戴上後一切事情皆能如願以償。

社交生活。這裏根本沒有社交生活可言；就算有，我也看不見什麼。你覺得怎樣？想來這裏的人總不免有些社交活動吧，只不過我一點看不見。我最喜歡交際。在美國的時候，我一向很活動。不但在斯基涅克塔狄，就在紐約，我也有很多朋友。每年我們總到紐約去過冬。紐約的社交生活是非常豐富的。去年冬天，我就做過十七個宴會中的主賓，其中三個是我的男朋友們特地爲我舉行的。」黛絲·密勒一口氣說下去。「我在紐約時，朋友比在斯基涅克塔狄還要多——我意思指男友。不過女朋友也多。」過一會，她補充了一句，然後又沉默片刻。這時她正親着溫德朋，讓他盡情欣賞她靈活的眼珠和畧爲單調的微笑。「我身邊一向有很多男朋友。」她告訴他。

這些話使可憐的溫德朋既覺得有趣，又有點困惑。無論如何，他的的確確着迷了。他從來沒有聽見過年青小姐作這種論調——唯一的例外是某些輕狂風騷的女人。然而他能像日內瓦那些人一般見識，說黛絲·密勒小姐行爲不檢，或說她有蕩檢踰閑的傾向嗎？於是他深深感到自己在日內瓦居留太久，以致同一般美國人的生活和思想習慣脫了節。自從他懂得人事以來，他就沒有遇到過一個個性如此鮮明的美國女子。她很有魅力，這是毫無疑問的，可是她又如此的不拘形跡和容易相與！

難道她只不過是一個來自紐約州的美麗女郎？難道所有紐約的美麗女郎，因為常同紳士們交際，都和她一模一樣？或者她是一個城府很深、膽大心細、不擇手段的女人都說不定？在這一件事上，溫德朋的直覺既已失靈，他的分析能力也不能發揮任何作用。黛絲·密勒小姐看上去真是天真無邪。有些人告訴他：美國女郎都是天真無邪的；另外有些人却對他說：美國女郎並不天真無邪。在他印象中，黛絲·密勒小姐多少有點搔首弄姿——不過是個有姿可弄的女郎。到現在為止，他還沒有同這一類女郎來往的經驗。在歐洲，他認識過三兩個善於打情罵俏、以玩弄男子為能事的女人；她們當然和黛絲·密勒小姐不同，一則歲數較大，二則為了面子起見，都有了丈夫——可是她們都是既危險，又可怕的女人，同她們往來一不小心就會鬧出亂子來。黛絲·密勒却又不能和這種女人相提並論；她並不是風月場中老手，她只不過是一個喜歡搔首弄姿、容貌美麗的女郎。溫德朋終於替黛絲·密勒小姐尋到一個適合身份的結論，心中不免有點得意。他在椅子上往後一靠，自己對自己說，她的鼻子是他前所未見的最漂亮的鼻子；同時又進一步研究：同這樣一個女郎往來，究竟有沒有什麼一定的規矩和限度？在這一方面，他不久就可得到答案，這已經很明顯了。